2024年4月2日 星期二
CHINA TOURISM NEWS 中国旅游报

花重锦官城

□ 朱仲祥

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
野径云俱黑，江船火独明。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。
——（唐）杜甫《春夜喜雨》

唐乾元二年（公元759年）冬，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来到成都，次年春，在浣花溪畔营建草堂定居。又过了一年，春日的某个夜晚，春雨如约而至，淅淅沥沥。诗人早晨起来一看，城里一片雨后的清新，特别是那些迎春绽放的花朵，犹带晶莹闪亮的雨滴，显得更加明艳朗润，惹人喜爱，于是欣然提笔，写下这首《春夜喜雨》。

位于四川盆地中心的成都，有两个雅致的别称：锦官城和蓉城。前者是因为三国蜀汉时期成都丝绸业发达，蜀锦畅销全国，朝廷专门设置锦官管理，并在城西南筑锦官城，亦称锦城。后者则与一位“花不足以拟其色，蕊差堪状其容”的女子有关，那就是后蜀皇帝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。据说因为她特别喜欢芙蓉花，孟昶便下旨在成都遍种芙蓉，秋天满城芙蓉花开，蔚为壮观。成都与花的渊源可谓深厚，花朵也为古都涵养了美丽的文化特质。

我喜欢芙蓉花开的蜀都，更喜欢花团锦簇的锦城。每年春天来这里踏春，总被锦城“无处不飞花”的欣欣然陶陶然簇拥。无论徜徉在烟火市井，还是漫步在休闲园林，都会有无数的花朵与你照面，都会让你置身于春天营造的氛围之中。

成都有许多地方因花得名，浣花溪就是其中之一。这条流过千年风雨沧桑、流进古都文化血脉的溪流，自古便是人文荟萃之地，留下了众多文人骚客的足迹和吟咏，最为突出的便是杜甫。当时杜甫流落成都，在溪边修了几间茅屋安身，直到“剑外忽传收蓟北”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时方才离川。如今，这里建起了杜甫草堂，一直是成都人清明出游的首选之地。春天的杜甫草堂百花争艳，尤以玉兰花事最盛。玉兰花们或傍曲径盛开，或邻诗碑绽放，或于庭院吐蕊，玉树临风，娉婷高洁。其中又以白玉兰为主，洁白如玉的花朵，默然点缀着草堂的亭台楼阁，无声吟诵着杜甫的诗篇。也有一些紫玉兰，开着淡紫色的花朵，以不落流俗的色彩，辉映着草堂主人不灭的诗魂。

走出杜甫草堂，可以踏青浣花溪，在荡漾的春色中放飞心情。白鹭洲上白鹭翩飞，沧浪湖畔垂柳如烟，万树山上杂花生树，一切的美好都是春天的赐予。悠悠锦江穿过小桥，流过芳甸，绕过春树，春水上犹带春花的淡紫嫣红。

杜甫避难成都，留下了许多关于这座古城的诗句。其中，《蜀相》写的是武侯祠：

丞相祠堂何处寻，锦官城外柏森森。
映阶碧草自春色，隔叶黄鹂空好音。
三顾频烦天下计，两朝开济老臣心。
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

也是一个春天，杜甫郊游走进武侯祠，在拜谒诸葛君臣后有感而发，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怀古诗，感叹春色虽然无限美好，但霸业未成，英雄已逝，不禁令人扼腕叹息。

武侯祠是成都市民踏青的又一去处。这里不仅可以怀古思今，还可以尽情赏梅。武侯祠里梅花众多，在诸葛祠堂外，在曲径回廊间，到处可以看见梅花的身影，到处飘飞着梅花的落英，是不需要刻意去“寻”的。它们或独自绽放，卓尔不群；或三五成林，火红热烈。武侯祠内红梅居多，望去红红的一大片，夹杂着几株白梅，让色彩明艳了不少，层次也更丰富了。我每次到武侯祠赏花，都会在梅林中流连不已，欣赏梅花们的高雅脱俗，怀想那些关于梅花的诗句或故事，畅想梅花开过后无边的春色，心里就有了莫名的感动。不过，这种感动只限于春天本身，与梅花们簇拥的蜀汉君臣无关。

“锦江滑腻蛾眉秀，幻出文君与薛涛。”这是唐代诗人元稹对天府之国、对卓文君与薛涛的高度赞美。纪念唐代女诗人薛涛的望江楼公园，也是我踏春喜欢的去处。沿春水如碧的锦江悠然而行，看一路烟柳十里繁花，着意装扮着城市的春天。站在九眼桥头举目而望，一座临江楼阁映入眼帘，亭亭玉立的身影倒映在潺潺流淌的锦江中，楼阁下便是纪念薛涛的一大片古老园林。那临江矗立的楼阁叫望江楼，此园便叫望江楼公园。

望江楼公园内有百亩翠竹，春天春笋萌发，一片新绿。行走在嘉篁修竹间，身心都染上了一片秀色。更有无数欢快的鸟儿，在繁茂的枝叶间飞来飞去，清脆的鸟啼如春雨般滴落，给人带来几许清爽的惬意。竹林中藏着一些亭台楼阁，都斑驳而沧桑，很有年代感。一口古老的水井坐落其间，石砌的井台井壁上有斑驳的苔藓生长。据说薛涛在与元稹的恋爱花朵飘零后，自赎其身，退居枇杷门巷，用这井水加上胭脂木，精心制作粉色诗笺，以此度过落寞余生。

花开不同赏，花落不同悲。
欲问相思处，花开花落时。

这首饱含相思之苦的《春望词》，让人感受到花谢花落的无奈和绝望。后人为纪念文采风流的女诗人，便命名此井为“薛涛井”，并在其附近建起了吟诗楼、浣笺亭、濯锦楼、崇丽阁、泉香榭、流杯池等，塑起了汉白玉薛涛像。

与这些纪念性景点相映衬的，除了清雅的竿竿绿竹、红艳的紫薇花与茶花，还有丝丝幽兰。园内树木葱郁，空气湿润，环境清幽，颇适合兰草生长，所以种兰历史悠久，其中就有不少是春兰。我曾在有一年春天，参观过这里举办的兰展，被千姿百态的兰花深深吸引。从那以后，薛涛井畔的兰花便成了我恒久的向往。这次来虽然没碰上兰展，但园中的诸多兰草，依然是我觅春的目标。它们或摆放在假山旁，或点缀在井栏边，或环绕在塑像侧，或垂挂在飞檐下，彼此呼应，相互烘托。春天来了，花钵里的兰草开始萌动，发出嫩嫩的新芽；开始长叶，泛出绿绿的色彩；开始分蘖，一苗变幻出两苗、三苗；开始开花，中间抽出纤细的花茎，顶上开出雅洁的淡黄色花朵……丝丝碧草轻轻飘拂，幽幽兰香随风飘散，如薛涛的诗思、薛涛的情爱。

迎着柔柔的春风，穿过川西坝子无边的桃花、梨花和油菜花，寻觅在时光交错的街巷园林，我感知到蜀都的浪漫与婉约，触摸到锦官城诗情荡漾的春心。

广陵三月花正开

□ 杨淑琪

广陵三月花正开，花里逢君醉一回。
南北相过殊不远，暮潮从去早潮来。
——（唐）韦应物《酬柳郎中春日归扬州南郭见别之作》

扬州的春色，在次第开放的鲜花中渐渐浓了。

在扬州，白玉兰是最先开放的。白玉兰的花瓣较其他春花宽长，几片洁白的花瓣包裹着花蕊，不像其他花儿那样，花瓣层层叠叠，显得繁艳。白玉兰是带点坚韧的，最先开放的花，也是应该坚韧的。花瓣底部却带了点紫色，在一片纯洁中增添了独属于春天的青春活力。扬州的玉兰花，要数何园的最为出名。据传，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那棵玉兰种在主人的读书楼前，登上高高的阁楼，刚好可以看见花开最盛的地方、观察每朵玉兰的形态。远处是古时的阁楼，阁楼的檐间成了赏花的背景，楼映着花，花掩着楼，煞是好看。

“天下三分明月夜，二分无赖是扬州。”扬州的春天，颇有小儿无赖的烂漫生机。玉兰开花后，梅就成了春天在扬州的使者，大街小巷处处可见梅花的身影，整个扬州城都浸透在梅花香中。此时，瘦西湖的湖上梅林是最好的寻春之处。湖上梅林正如其名，是在瘦西湖中的一个小岛上栽满了梅花，形成一片梅林。小岛上的梅花种类很多，粉色的、紫色的、白色的、淡绿色的，以粉色梅花最多，花开时，整个小岛都被染成了粉色。梅花虽多，却不艳俗，这大概与梅花的种植位置、瘦西湖的景色有关。湖上梅林梅花的种植，看上去没有什么规律，像是前辈随意栽种的。就在这毫无规律中，各色梅花互相夹杂，不至于单调而艳，也不会因规律排列而俗，再配上绿柳白墙，浓淡相宜，是春天最好的景色了。

梅花还未开败，樱花就争着来为扬州的春天着色了。扬州鉴真路有一条樱花大道，大道两边种满了粉色的樱花。这烂漫的樱花，随着春天的脚步，来到了广陵城。樱花树高，孤零零的一棵樱树开花，总觉得差了点什么，总觉得看不尽兴。这时，就必须看看春天用樱花在扬州绘制的杰作了。樱花不像玉兰，它是小的、碎的，必须要大片大片的才能尽显其美。鉴真路的樱花便是一大片，游人走在樱花大道上，触目所及都是繁密的樱花，连成片的碎花将大道变成了花的天堂、梦的世界。空气中都是樱花的香甜气息，无论是视觉还是嗅觉，都让人惊叹，春天终于来了。

“春风十里扬州路”，扬州是被春天眷顾的城市。春天用玉兰、梅花、樱花等各色花儿，以及和煦的春风唤醒古老的广陵城。“广陵三月花正开，花里逢君醉一回。”来扬州吧，来花里“醉一回”。

试上超然台上望

□ 刘开栋

春未老，风细柳斜斜。试上超然台上望，半
壕春水一城花。烟雨暗千家。
寒食后，酒醒却咨嗟。休对故人思故国，且
将新火试新茶。诗酒趁年华。
——（宋）苏轼《望江南·超然台作》

清明将至，趁着春光未老，我们来到山东诸城，游览北宋苏轼始建、因其系列诗歌而声名显赫的超然台。

北宋时，此地名为密州。宋神宗熙宁七年（公元1074年），苏轼从杭州贬谪至此。次年，他命人修葺城北旧台，并采用其弟苏辙建议，取老子“虽有荣观，燕处超然”之义，命名“超然台”。生性疏阔豪放的苏轼极爱此台，曾多次登临，与好友诗酒唱和，留下《望江南·超然台作》《超然台记》等千古佳作。

平坦阔大的广场正中，汉白玉雕刻的苏轼塑像左手高举，昂首而望，似在邀请明月共饮。他面孔瘦削，双目炯炯，右手握笔，又似正应景作诗。黑色大理石台基上，五个金字赫然在目——把酒问青天，是为雕塑之名。下方标有小字：“苏轼知密州（1074~1076）。”

雕塑背后，就是超然台主体。层叠的砖砌成墙面，内部中空，上有亭台。高达十米的台内空间共分两层。首层以诗文和巨型画作，再现“密州出猎”的恢宏之景，画中的苏轼神采飞扬，壮怀激烈。二层以苏轼的生平、书法文学创作、密州经历为主，展示了两年时间里，苏轼对密州、密州对苏轼的相互重大影响。从东侧的台阶拾级而上，穿过垂花门，就到了顶层平台，楼阁均为仿古建筑，琉璃碧瓦，雕梁画栋，颇有古意。

因苏轼的一句“试上超然台上望”，千百年来，“超然四望”成为诸城十大盛景之一。既已到此，焉有不游目骋怀之理？远望，昔日“半壕春水一城花”的奇景已然不见。时代更迭，高大齐整的楼房三面围合，幸有另一面的田野，经春神不经意点缀，一片新鲜的绿涂满大地，绿得不染纤尘，绿得耀眼润心。近处假山堆叠，自然中见“奇”、错杂中显“怪”，恰到好处地置于一泓清泉之侧。池水碧绿，暖风和煦，一树树烟柳再现了“风细柳斜斜”的诗意画面。蛾眉似的柳叶已由初春的鹅黄化为仲春的青翠，缀在纤细颀长的枝条上，在风中，如春神的三千青丝，晃荡出一阵绿的浪花。

一阵细致绵密的幽香，把我的目光吸引至另一处弥漫着春日芬芳的角落。待看清那丛生于枝头的花朵时，我的目光、我的心都被点亮了。一片莹洁胜雪的玉兰花，正以袅娜优雅的身姿，站立成无言的诗行。似乎是等不及要在春光中灿烂，它们急匆匆钻出枝丫，先叶而开。那些花瓣，有的浑身皎洁如玉，冰清玉润，有的粉红掺以淡紫，似是以缤纷之色涂抹在花旦脸上的油彩。再细嗅其香，雅而不俗，清新怡人。“半壕春水一城花”，除了桃花梨花杏花，不知可有玉兰？

想当年，正是寒食后的清明时节，纷纷扬扬的细雨扰乱了诗人的心绪，他登上超然台，看风吹杨柳，看一江春水青碧如蓝，看满城花朵竞相怒放。一杯杯清酒，他和故人对酌，酒酣沉醉时，这里的春色定然赋予了他心里葱茏丰茂的想象。也是，无论在何种困境，苏轼总能把坎坷的人生点染成妙趣横生的文字。只是酒醒后，故乡的面貌不经意地浮现在脑海，是惦念，是怅惘，是千千万万无法言说的隐秘。既然无法言说，那就别说吧。清明前新采的茶，此时在热气袅袅的水中舒展，淳郁的茶香，可以令人暂时忘却烦恼。饮酒、品茶、赋诗，美好的年华、美好的春光，皆不可辜负。

春天的超然台，不仅有苏轼笔下的绝美盛景，来此观览，更可以体会、汲取他在困境中随遇而安的精神力量。人生之路，我们会遇到各种考验磨难，不妨来到超然台，把密州的春色带回家，把苏轼笑傲人生的乐观超然放进心里，坦然面对今后的风雨征程。

乱山高下路东西

□ 温吉娜

雨过横塘水满堤，乱山高下路东西。
一番桃李花开尽，惟有青青草色齐。
——（宋）曾巩《福州城南》

人在福州，刚走过初春的几日好晴，走到清明前后，连绵不断的春雨就忽然匆匆地来了。在这样恼人的雨天，我却放轻了潮湿的脚步，向福州城南走去。

我要沿着一个人的足迹，赴一场和春雨的约。

北宋熙宁十年（公元1077年），年过半百的儒生曾巩来到福州，就任知府。次年春，他在福州夹城南门宁越门外，写下了两首《福州城南》。其一开头是：“雨过横塘水满堤，乱山高下路东西。”另一首则道：“水满横塘雨过时，一番红影杂花飞。”显然，雨在这两首诗中，都是绝对的主角。而福州春雨最多时，当属清明前后，也就是如今光景。自那时起，曾巩就与福州城南的雨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而千年间沧海变桑田，如今我们能在福州城南寻觅到的曾巩遗迹，已经不多了。

福州乌山脚下，南入口，我穿过乌石山牌坊，身边成片的伞面代替被雨打谢的春花绽开。我举着其中的一朵，抬脚，朝如今的乌山、属于宋时曾巩的道山拾级而上。

乌山又名道山，与曾巩也有一段令人称道的故事。应曾任福州知州程师孟之邀，曾巩写下了千古名作《道山亭记》。“程公以谓在江海之上，为登览之观，可比于道家所谓蓬莱、方丈、瀛州之山，故名之曰‘道山之亭’。”曾巩以寥寥数语，点出了“道山”与程师孟的渊源，同时也隐隐透出他与乌山的联系。毕竟，乌山正处于他诗中的“福州城南”。

我们有理由相信，《福州城南》中“乱山高下路东西”的乱山，正是如今的乌山。即使乌山实际上算不得高，但人在山下，仰头看去，我依旧能和曾巩共情到那份山高难尽之感。

尤其，还有一棵棵花树替山尖遮掩着，把人的目光吸引到这里，拉扯着人登山。稀稀落落的桃花泫然欲泣，瘦弱的细枝甚至有那么一二被打落在地。二乔玉兰恰逢好时节，越过马头墙争显芳菲。雨中，炮仗花落下的花瓣渐显褐色，越发肖似年节后路上的鞭炮碎屑。乌山上的炮仗花，艳时是炮仗，去时也是炮仗，一生如一，为来往的登山客疏郁解忧。

遗憾的是，曾巩至乌山时，炮仗花还未从远方舶来。曾巩春行乌山，最先感受到的，恐怕是萧瑟。

那萧瑟是他年过半百离乡就任的惆怅，更是闽路难行的感触。“其路在闽者，陆出则陀于两山之间，山相属无间断，累数驿乃一得平地，小为县，大为州，然其四顾亦山也。”曾巩在《道山亭记》中，几乎将闽路和著名难行的蜀道混为一谈。难行到他走到福州城南的乌山，回想起一路艰辛，都禁不住打了个寒战。乌山自然不高，高的，是他赴任路上的群山。

还好，福州是美的，乌山，更是美的。走过令人耳目一新的道山观红墙，再几步，残桃在红雨山房宣纸一样白的墙面绘着画。接着走，著名书法家米芾的“第一山”被摹刻在登山路的东向岔路。在这里，还可以与俗称乌塔的崇妙保圣坚牢塔遥见一面。乌塔始建于后晋，曾巩到福州就任时，乌塔已经在这片土地上静候了百余年。春风细雨里，曾巩和乌塔并立的画面早已消失不见，只留下被洗成深灰色的石塔兀自历久弥坚。

福州和乌山春日的美，到底消解了曾巩心底的淤塞。他在《旬休日过仁王寺》中写道：

杂花飞尽绿阴成，处处黄鹂百啭声。
随分笙歌与樽酒，且偷闲日试闲行。

绿树和黄鹂让曾巩有了闲心。山林，生来就有治愈人心的力量。诗中的仁王寺旧址，据载正在如今的乌山中。

仁王寺已不见踪影，可道山亭还在。我打着伞，在山中一路寻觅道山亭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道碧红相间的身影悄然出现。碧绿檐枋勾连着朱红亭柱，两层八角亭顶覆以青瓦，与周遭绿莹莹的树木浑然一体。虽然如今的道山亭经过多次废立，已非当年模样，但站在亭中，我仍能感受到一股生命力。文以载道，这生命力源于程师孟和曾巩，又被无数来往道山亭的人记住、传承。所以，道山亭至今还像树木一般，活着。

走出道山亭，路过的登山人都已收了伞。原来，雨早就停了。清明时节，无雨的天气不冷不热，正宜踏青，往乌山上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青苔斑驳的石阶上，曾巩诗中的“青青草色”千年不改，寻春踏青的人亦千年不散。孩童、少年、恋人，欢声笑语驱散了乌山雨后的孤独。

黎公亭内，两位爱茶的老人正举杯对饮。我忽然想起，曾巩也是爱茶人。在福州就任时，他写下的有关茶的诗篇，传世的便超一手之数。明前之雨，难道是落给乌山的一盏茶吗？既敬山间风景，也遥敬“逝者如斯”……

下山，走乌山的八十一阶。古朴的石阶走尽了，踏上平地，再走几步，就是热闹的三坊七巷。我回望上下乌山的山路，却像回望了一段人生。

北宋元丰六年（公元1083年），离任福州数年后，曾巩逝世。福州城南乌山上的这盏清明雨，便再无故人应约来品。

本版插画 芝芝

编辑：李凤 电话：010-85168163 E-mail：lf@ctnews.cn